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八十回 假作工御河挖泥土 認方向高樹捉猴獼

話說智爺正向眾人討錢，有人向他說話，乃是個工頭，此人姓王行大。因前日他曾見過有逃難的小車，恰好作活的人不夠用，抓一個是一個，便對智爺道：「伙計，你姓什麼？」智爺道：「俺姓王行二，你老貴姓？」王大道：「好。我也姓王。有一句話對你說：如今紫禁城內挖御河，我瞧你這個樣兒怪可憐的，何不跟了我去作活呢？一天三頓飯，額外還有六□錢，有一天算一天。你願意不願意？」智爺心中暗喜，尚未答言。只見裴福過來道：「敢則好。什麼錢不錢的，只要叫俺的兒吃飽了就完了。」王大把裴福瞧了瞧，問智爺道：「這是誰？」智爺道：「俺爹。」王大道：「算了吧，算了吧！你不用說了。」對著裴福道：「告訴你，皇上家不使白頭工，這六□錢必是有的，你若願意，叫你兒子去。」智爺道：「爹呀，你老怎麼樣呢？」裴福道：「你只管幹你的去。身去口去，俺與小孫女哀求哀求，也就夠吃的了。」王大道：「你只管放心。大約你吃飽了，把那六□錢拿回來買點子餛飩餅子，也就夠他們爺兒倆吃的了。」智爺道：「就是這末著。咱就走。」王大便帶了他，奔紫禁城而來。一路上這些作工的人欺負他。這個叫：「王第二的！」智爺道：「怎樣？」這個說：「你替我扛著這六把鐵。」智爺道：「使得。」接過來扛在肩頭。那個叫：「王第二的！」智爺道：「怎麼？」那個說：「你替我扛著這五把鐵頭。」智爺道：「使得。」接過來也扛在肩頭。大家提呆子，你也叫扛，我也叫扛。不多時，智爺的兩肩頭猶如鐵錘鑿頭山一般。王大猛然回頭一看，發話道：「你們這是怎麼說呢？我好不容易找了個人來，你們就欺負。趕到明兒，你們擠跑了他，這圖什麼呢？也沒見王第二的你這麼傻！這堆的把腦袋都夾起來了。這是什麼樣兒呢？」智爺道：「扛扛罷咧！怕怎的！」說的眾人都笑了，才各自把各自的傢伙拿去。

一時來到紫禁門，王頭兒遞了腰牌，注了人數，按名點進。到了御河，大家按檔兒做活。智爺拿了一把鐵錘，撮的比人多，擲的比人遠，而且又快。旁邊作活的道：「王第二的！」智爺道：「什麼？」旁邊人道：「你這活計不是這麼做。」智爺道：「怎麼？挖的淺咧？做的慢咧？」旁邊人道：「這還淺！你一錘，我兩錘也不能那樣深。你瞧，你挖了多大一片，我才挖了這一點兒。俗語說的，『皇上家的工，慢慢兒的踏。』你要這末做，還能吃的長麼？」智爺道：「做的慢了，他們給飯吃嗎？」旁邊人道：「都是一樣慢了，他能不給誰吃呢？」智爺道：「既是這樣，俺就慢慢的。」旁邊人道：「是了。——來吧，你先幫著我撮撮。」智爺道：「俺就替你撮撮。」哈下腰正替那人撮時，只見王頭兒叫道：「王第二的！」智爺道：「怎麼？」王大道：「上來吧，吃飯了。你難道沒聽見梆子響麼？」智爺道：「沒大理會。怎麼剛作活就吃飯咧？」王大道：「我告訴你，每逢梆子響是吃飯，若吃完了一篩籬，就該做活了。天天如此，頓頓如此。」智爺道：「是了，俺知道了。」王大帶他到吃飯的所在，叫他拿碗盛飯。智爺果然盛了碗飯，大口小口的吃了個噴鼻兒香。

王大在旁見他盡吃空飯，便告訴他道：「王第二的，你怎麼不吃鹹菜呢？」智爺道：「怎麼還吃那行兒，不削工錢呀？」王頭道：「你只管吃，那不是買的。」智爺道：「俺不知道呢。敢則也是白吃的。哼！有鹹菜，吃的更香。」一日三頓，皆是如此。

到晚散工時，王頭兒在紫禁門按名點數出來，一人給錢一分。智化隨著眾人，回到黃亭子，拿著六□錢，見了裴福，道：「爹呀，俺回來了。給你這個。」裴福道：「吃了三頓飯還得錢，真是造化咧。」王頭道：「明早我還從此過，你仍跟了我。」智爺道：「是咧。」裴福道：「叫你老分心，你老行好得不好。」王頭道：「好說，好說。」回身去了。智爺又問道：「今日如何乞討？」裴福告訴他：「今日比昨日容易多了。見你不跟在眼前，都可憐我們，施捨的多。」彼此歡喜。到了無人之時，又悄悄議，說這一做工倒合了機會，只要探明瞭四值庫便可動手了。

一宿晚景已過。到了次日，又隨著進內做活。到了吃晌飯時，吃完了，略略歇息。只聽人聲一陣一陣的喧嘩。智化不知為著何事，左右留神。只見那邊有一群人都仰面往上觀看，智爺也湊了過去。仰面一看，原來樹上有個小猴兒，項帶鎖鏈，在樹上跳躍。又見有兩個內相公公，急的只是搓手，道：「可怎麼好？算了吧，不用只是笑了。你們只顧大聲小氣的嚷，嚷的裡頭聽見了，叫咱家擔不是，叫主子瞧見了，那才是個大亂兒呢。這可怎麼好呢？」智爺瞧著，不由的順口兒說道：「那值嗎呢，上去就拿下來了。」內相聽了，剛要說話。只見王頭兒道：「王第二的，你別呀。你就只作你的活就完了，多管什麼閒事呢。你上去萬一拿跑了呢，再者倘或摔了那裡呢，全不是玩的。」剛說至此，只聽內相道：「王頭兒，你也別呀。咱家待你灑好兒的。這個伙計，他既說能上去拿下來，這有什麼呢，難道咱家還難為他不成？你要是這麼著，你這頭兒也就提防著吧。」王頭兒道：「老爺別怪我。我惟恐他不能拿下來，那時拿跑了，倒耽誤事。」內相道：「跑了就跑了，也不與你相干。」王頭兒道：「是了，老爺。你老只管支使他吧，我不管了。」內相對智化道：「伙計，托付你上樹給咱家拿下來吧。」智爺道：「俺不會上樹呀。」內相回頭對王頭兒道：「如何？全是你鬧的！他立刻不會上樹咧。今晚上散工時，你這些傢伙別想拿出去咧。」王頭兒聽了著急，連忙對智爺道：「王第二的，你能上樹，你上去給他老拿拿吧；不然，晚上我的鐵錘鐵頭不定去多少，我怎麼交的下去呢？」智爺道：「俺先說下，上去不定拿的住拿不住，你老不要見怪。」內相說：「你只管上去，跑了也不怪你。」

智爺原因挖河，光著腳兒。雙手一撥樹木，把兩腿一拳，「赤」「赤」「赤」猶如上面的猴子一般。誰知樹上的猴子見有人上來，他連竄帶跳已到樹梢之上。智爺且不管他，找了個大杈桿坐下，明是歇息，卻暗暗的四下裡看了方向。眾人不知用意，卻說道：「這可難拿了。那猴兒蹲的樹枝兒多細兒，如何禁得住人呢？」王頭兒捏著兩把汗，又怕拿不住猴兒，又怕王第二的有失閃，連忙攔說：「眾位瞧就是了，莫亂說，越說，他在上頭越不得勁兒。」攔的再三，眾人方壓靜了。智爺在上面見猴子蹲在樹梢。他卻端詳，見有個斜杈桿，他便奔到斜枝上面。那樹枝兒連身子亂晃。眾人下面瞧著，個個耽驚。只見智爺喘息了喘息，等樹枝兒穩住，他將腳丫兒慢慢的一抬，夠著搭拉的鎖鏈兒，將指頭一繫煞，攏住鎖鏈。又把頭上的氈帽摘下來作個兜兒，腳指一拳，往下一沉。猴子在上面蹲不住，咕溜咕溜一陣亂叫，掉將下來。他把氈帽一接，猴兒正排在氈帽裡面。連忙將氈帽沿兒一折，就用鐵鏈捆好，銜在口內，兩手倒爬順流而下，毫不費力。眾人無不喝采。

智爺將猴兒交與內相。內相眉開眼笑道：「叫你受乏了。你貴姓呀？」智爺道：「俺姓王行二。」內相回手在兜肚內掏出兩個一兩重的小元寶兒，遞與智爺道：「給你這個，你別嫌輕，喝碗茶吧。」智爺接過來一看，道：「這是嗎行兒？」王頭道：「這是銀鏢兒。」智爺道：「要他幹嗎呀？」王頭兒道：「這個換得出錢來。」智爺道：「怎麼這鉛塊兒也換的出錢來？」內相聽了，笑道：「那不是鉛，是銀子，那值好幾吊錢呢。」又對王頭兒道：「咱家看他真誠實。明日頭兒給他找個輕鬆檔兒，咱家還要單敬你一杯呢。」王頭兒道：「老爺吩咐，小人焉敢不遵，何用賞酒呢。」內相道：「說給你喝酒，咱家再不撒謊。你可不許分他的。」王頭道：「小人不至於那麼下作。他登高爬梯，耽驚受怕的得的賞，小人也忍得分他的。」內相點了點頭，抱著猴子去了。這裡眾人仍然作活。

到了散工，王頭同他到了黃亭子，把得銀之事對裴福說了。裴福歡天喜地，千恩萬謝。智化又裝傻道：「爹呀，咱有了銀子咧，治他二畝地，蓋地幾間房，再買他兩隻牛咧。」王頭兒忙攔住道：「夠了，夠了。算了吧！你這二兩來的銀子，幹不了這些事怎麼好呢？沒見過世面。治二畝地，幾間房子，還要買牛咧買驢的，統共攬兒夠買個草驢旦子的。盡攬麼！明日我還是一早來找你。」智爺道：「是了。俺在這裡恭候。」三頭道：「是不是，剛吃了兩天飽飯，有了二兩銀子的家當兒，立刻就掀起京腔來了。你又恭候咧！」說笑著，就去了。

到了次日，一同進城。智爺仍然拿了鐵錘，要作活去，王頭道：「王第二的，你且擱下那個。」智爺道：「怎麼你不叫俺奏咧？」王頭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！誰不叫你奏了！連前幾個，我吃了你兩三個烏塗的了。你這裡來看堆兒吧。」智爺道：「俺看著這個不做活，也給飯吃呀？」王頭道：「照舊吃飯，仍然給錢。」智爺道：「這倒好了。任麼兒不幹。吃飽了，竟敢瞞，還給錢兒。」

這倒是鐘鼓上雀兒成了鴿子咧。」王頭道：「是不是，又說傻話了。我告訴你說，這是輕鬆檔兒，省得內相老爺來了……」

剛說至此，只見他又悄悄的道：「來了，來了。」早見那邊來的，恰是昨日的小內相，捧著一個金絲累就、上面嵌著寶石蟠桃式的小盒子，笑嘻嘻的道：「王老二，你來了嗎？」智爺道：「早就來咧。」內相道：「今日什麼檔兒？」智爺道：「叫俺看著堆兒。」內相道：「這就是了。我們老爺怕你還作活，一來叫我來瞧瞧，二來給你送點心，你自嚐嚐。」智爺接過盒子道：「這挺硬的怎麼吃呀？」內相哈哈笑道：「你真嘔人！你到底打開呀。誰叫你吃盒子呢？」智爺方打開盒子，見裡面皆是細巧炸食，拿起來掂了掂，又聞了聞，仍然放在盒內，動也不動，將盒蓋兒蓋上。內相道：「你為什麼不吃呢？」智爺道：「咱有爹。這樣好東西，俺拿回去給咱爹吃去。」內相此時聽了，笑著點頭兒，道：「咱爹不咱爹的倒不挑你。你是好的，倒有孝心。既是這樣，連盒子先擱著，少時咱家再來取。」

到了午間，只見昨日丟猴兒的內相，帶著送吃食的小內相，二人一同前來。王頭看見，連忙迎上來。內相道：「王頭兒，難為你。咱家聽說叫王第二的看堆兒，很好。來，給你這個。」王頭兒接來一看，也是兩個小元寶兒。王頭兒道：「這有什麼呢，又叫老爺費心。」連忙謝了。內相道：「什麼話呢。說給你喝，焉有空口說白話的呢。王第二的呢？」王頭兒道：「他在那裡看堆兒呢。」連忙叫道：「王第二的！」智爺道：「做嗎呀？俺這裡看堆兒呢。」王頭兒道：「你這裡來吧。那些東西不用看著，丟不了。」智爺過來。內相道：「聽說你很有孝心。早起那個盒子呢？」智爺道：「在那裡放著沒動呢。」內相道：「你拿來，跟了我。」

智爺到那裡拿了盒子，隨著內相，到了金水橋上，只聽內相道：「咱家姓張，見你酒好的。咱家給你裝了一匣子小炸食，你拿回去給你爹吃。你把盒子裡的先吃了吧。」小內相打開盤子，叫他拿衣襟兜著吃。智爺一壁吃，一壁說道：「好個大廟！蓋的雖好，就只門口兒短個戲臺。」內相聽了，笑的前仰後合，道：「你呀，難道你在鄉下就沒聽見說過皇宮內院麼？竟會拿著這個當大廟！要是大廟，豈止短戲臺，難道門口就不立旗桿麼？」智爺道：「那邊不是旗桿嗎？」內相笑道：「那是忠烈祠合雙義祠的旗桿。」智爺道：「這個大殿呢？」內相道：「那是修文殿。」智爺道：「那後稿閣呢？」內相道：「什麼後稿閣呢，那是耀武樓。」智爺道：「那邊又是嗎去處呢？」內相道：「我告訴你，那邊是寶藏庫，這是四值庫。」智爺道：「這是四值庫。」內相道：「哦。」智爺道：「俺瞧著這房子全是蓋的四直呀，並無有歪的呀。怎麼單說他四值呢？」內相笑道：「那是庫的名兒，不是蓋的四直，你瞧那邊是緞匹庫，這邊是籌備庫。」智爺暗暗將方向記明，又故意的說道：「這些房子蓋的雖好，就只短了一樣兒。」內相道：「短什麼？」智爺道：「各房上全沒有煙筒，是不是？」內相聽了，笑個不了，道：「你真嘔死人，笑的我肚腸子都斷了。你快拿了匣子去吧，咱家也要進宮去了。」

智爺見內相去後，他細細的端詳了一番，方攜了匣子回來。到了晚間散工，來到黃亭子，見了裴福，又是歡喜，又是擔驚。及至天交二鼓，智爺紮縛停當，帶了百寶囊，別了裴福，一直競奔內苑而來。

不知後文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